



樂與路

梁卓偉

梁卓偉少年時代與音樂為伴，中二已達鋼琴演奏級，人人以為他日後會走一條音樂大道，他卻因為兒時夢想和父親的「威逼」，選了醫科；在醫學界本來前程錦繡，沒想到會毅然踏足官場，一做五年；正當大家猜測他在另一賽道力爭上游，誰知他不作久留，八年前重回香港大學，以 40 歲之齡成為港大醫學院 100 年來最年輕的院長。人生路，往往意想不到。這名現年 47 歲的流行病學專家承認，他比同輩見多一點「風浪」，有更多學習和跌碰的機會，除了苦和辣，也嘗到快樂的甜味。他喜歡工作，精神滿足，卻因為喜歡工作，以致工作多、生活少，自言在這方面未夠健康。

LIVE TO WORK

訪問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，題目是「健康生活」。問他，覺得自己活得健康嗎？作為醫生的他說：「相對而言，我也算健康。」不偏食，雖然應酬難免；不煙，酒不多喝；盡量多做帶氧運動。然而他不得不承認，工作和休息時間不平衡。「有些人是 work to live，有些是 live to work，我較接近後者。」

疫情下，他的生活和市民大眾一樣，也作出了調整。「從前常到健身中心做運動，現時只能每天行樓梯。」這還不止，到街市買餸也可鍛鍊身體。「我每周買一次餸，菜、肉、魚，通通買齊，不能做健身，當成『舉鐵』訓練也很不錯。」訪問當天，梁卓偉身穿整齊西裝加皮鞋，試想像他換上便服逛街市的「暖男」模樣……雖然戴了口罩，別人還是認出了他，「他們都很健談，所以去街市對我來說，是很高興的事。」



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(右)為今期《駿步人生》擔任客席主持，訪問舊同僚梁卓偉，兩人「擦出火花」。

面對已持續超過半年的疫情，要做到身心健康，不是易事。在這方面，梁卓偉表示要發揮一點「阿 Q 精神」。「疫情前我曾發表報告，指香港人抑鬱和焦慮的情況前所未有般嚴重，聽來或者陳腔濫調，但有一點是真的，就是要苦中作樂。」他直言自己早已練成「阿 Q 精神」，「苦時，要挖苦自己；要跟朋友傾訴，要找

比我更苦的朋友吃飯；開心時，也別太得意忘形，盡量做到平常心，我認為香港人在這方面也很強的。」

知命小總結

再過兩三年便是「知命」之年，曾經踏足官場的他，被問到會否「摺起衫袖再做一次（重返官場）」時，他搖搖頭說：「可



梁卓偉與港大醫學院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二年級生黃子衡（右）共奏一曲。

能性極低」，不過，「老實說，（官場生涯）是開心的，但很辛苦。」

他續指，「有一些朋友認為香港生病了，與其醫治病人，倒不如醫治社會，但我不敢高攀我們醫學院首屆學生孫中山先生。他可以『上醫』治國，我則是『中醫』、『下醫』（編按：「上醫治國、中醫治人、下醫治病」）。」

那為自己來個小結吧。「我覺得由我出來工作至現在，學習機會很多，比同輩朋友較多一點風浪，較多機會去『跌』，過程有苦有辣，也有甜。至

於未來，「未來是知天命，現階段非常開心身在學校。」

學生的代父

擔任港大醫學院院長至今七年，他笑言自己或許是醫科學生的「代父」或「執媽」。「我們醫學院合共約有 5,000 多名本科及研究生，他們將來會成為醫生、護士或中醫，你說日後能影響多少生命？」

對於甚麼是好醫生，梁卓偉有一番見解。「高分學生不一定就能成為好醫生。現今社會愈來愈機械化，也有很多人工智能，可代替我們做很多工作，但我相信醫德

是機械人永遠學不到的。行醫千萬別只著重回報，醫生是一個很辛苦的行業，必須用心為病人。」

《冬之旅》的淚

健康生活包括精神、心靈健康，這名鋼琴好手談健康，又怎會少得了音樂的份兒？問到誰是他最崇拜的音樂家，梁卓偉不假思索說是自己的媽媽。梁媽媽任職中學音樂教師，兒子自然受到相當的薰陶及啟蒙，問到他有否後悔沒有成為職業音樂家？他反而斬釘截鐵說沒有：「職業音樂家要用音樂來謀生，現在我以音樂陶冶性情，更加開心。」

他小時曾在兒童合唱團學習，師承葉惠康博士。那可否示範兩句美聲唱法？他幽了一默：「這個不行，因為我 12 歲便退休了。」

梁卓偉說自己多數時候是理性思考，若有機會，也希望一嘗想像無限的滋味。「除了業餘做音樂，無論是在政府或大學工作都是多用左腦，要細心思考和分析，要有科學頭腦和論述，還未試過不講求邏輯，沒有束縛，不用經常分析事情……」

可是，從訪問中提到以下故事可見，他絕對有「文人」的情感質素。某年暑假，他跟一名學生及其家人一起去旅行和學鋼琴，途經芝加哥，適逢其會入場聽了一個演繹舒伯特名曲《冬之旅》的音樂會。「當時是夏天，眾人都是穿短衫、短褲，他卻在唱《冬之旅》，本來炎熱天氣下沒有甚麼心情欣賞，但他實在唱得太好了，演繹得淋漓盡致，聽過 24 首歌曲後，感動得哭了。」

馬會值得借鏡

2003 年春天，沙士爆發，馬會捐款 5 億港元，促成「衛生防護中心」於翌年成立，是香港首個專門預防和控制傳染病的機構。梁卓偉表示，未來傳染病的防控工作，最重要是在防護中心的基礎上再做功夫，例如加強和擴大追蹤隊伍及進行全面電子化，但在收集數據及保障私



香港大學醫學院歷年培育無數業界人才，每一個模型公仔代表醫學院不同學系的學生。



馬會 2004 年捐款 5 億港元，促成「衛生防護中心」的成立。圖為時任馬會副主席陳祖澤（右）向衛生署長林秉恩醫生送交支票。

隱方面，需要多作平衡。「馬會在人工智能方面做得很好，無論在賽馬和各方面，我們做公共衛生的，都要學習。」

他期望香港未來在防疫工作上，可以藉著與大灣區的夥伴合作，做到「前鋪後廠」的佈局：香港有人才，可以在前方做科研及臨床測試，藥廠和疫苗廠看到大灣區的生產潛力，會願意投資作更大發展。

梁卓偉有份參與「愛十人：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」，曾進行多份研究報告。「了解如何保持家庭溫暖，是這計劃的原

意。」他認為保持家庭凝聚力、親情和愛，現在益發重要。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 2008 年捐款 2.5 億元，與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合作，推行全港家庭研究及公眾教育計劃，希望找出家庭問題的根源，並舉辦公眾教育活動，宣傳健康、快樂、和諧家庭的訊息。

難為正邪定分界

請梁卓偉送幾句歌詞給香港人，為生活打氣。他想也不想便選了兩句，分別是意大利和中文歌詞— Vincerò 和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。



馬會在 2017 年撥款近 13 億元予香港大學醫學院，設立全港首間專門針對癌症研究和提供相關服務的中心。馬會時任主席葉錫安博士（前排右三），聯同行政總裁應家柏（後排右三）和慈善及社區事務執行總監張亮（後排左一）出席捐款儀式。

來自意大利著名歌劇《杜蘭朵》(Turandot) 最後一句的 Vincerò，意指「我將得勝」。故事講述杜蘭朵公主下令全城徹夜不眠，天亮前要替她查出一個王子的名字。歌曲最後一句是：「消失吧，夜晚！下沉吧，星星！天破曉時，我將得勝！我將得勝！我將得勝！」梁卓偉表示，歌詞寓意人民總能克服困難：「意大利人在足球賽事或國家紅白二事都會唱這首歌……我希望用這歌詞勉勵學生、朋友、香港人，再辛苦的日子都會過去。」

為甚麼選「難為正邪定分界」呢？「世界並不是非黑即白，像水墨畫般，不同的

灰色可看出一種美感。人生亦一樣，甚麼是正、甚麼是邪，往往難以區分。」但梁卓偉表示，就算再難，做人也要明辨是非，分清黑白，緊隨良心指引。

他說：「面對焦慮的事情，只有放開心情，大家找一個共通點；在自己的朋友圈也好，即使與自己持相反意見，要盡量去理解，不需要同意，理解過後，大家都會好過一點。」

健康生活，或許不單單在於每天吃多少份蔬果，而是如他所言的，要懂得「心理調節」。



自言多運用理性思考的梁卓偉也有感性的一面。

後記：果汁和花生

今期《駿步人生》邀得馬會公司事務執行總監譚志源訪問梁卓偉。兩人都先後擔任過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，舊同僚聚頭，第一時間互碰手肘，到坐下來，話題便滔滔不絕。兩人的交談像打乒乓球一樣，球來球往，向全場速遞了精彩絕倫的「果汁」和「花生」。

譚志源開場白介紹《駿步人生》今期的主題是健康生活，梁卓偉立即搶白說：「那你找錯訪問對象了，我經常叫人要健康生活，但我自己卻有待進步！」不過他立即補充：「所以《駿步人生》也是一個好名字！」

梁卓偉曾在其他訪問中提到生活要「hea」，不要太過規劃生涯，當譚志源問他有沒有實踐時，梁似是胸有成竹：「很多朋友送了我不少關於如何『hea』的書本，我付諸實行，就是 hea 到連這些書都沒有揭開過。」

訪問中段，譚志源問：「你有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帳戶嗎？」梁卓偉點頭說：「全都與工作有關的。」舊同僚立即笑著投訴：「你好像沒有 add 我？」醫生大笑數聲：「其實我的 Instagram 好像沒有甚麼朋友，我連你有 Instagram 也不知道，我回去 add 你！」

說到學醫不要只看眼前，梁卓偉謂：「我們醫生界有一句 "ROAD to success"，ROAD 指專科 Radiology (放射學)、Ophthalmology (眼科)、Anesthesiology (麻醉科) 和 Dermatology (皮膚科)，說是四大『搵錢』專科……」譚志源開玩笑說：「你說的那四個名詞，我都不懂得正確串字。」「對，我們是故意的……所以要讀六年！」醫生鬼馬的說。

#制定惠民政策

#瞓足8小時



問到梁教授人生路上自感滿足的體驗，他回應其中一項是任職政府時協助制定惠民政策。